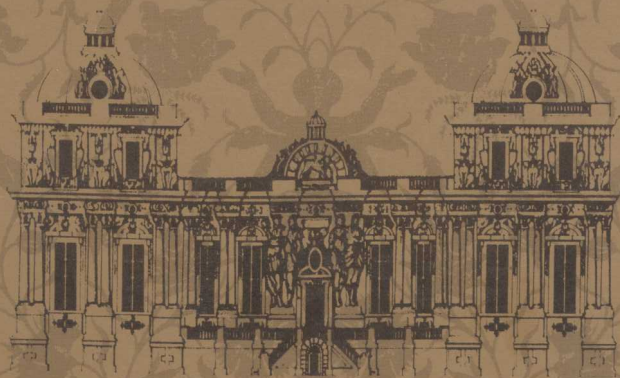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WORLD FAMOUS
LITERATURE COLLECTION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上尉的女儿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二十一世纪文库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上尉的女儿

[俄] 普希金 著

向阳 译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上尉的女儿····· | (1) |
| 附: | |
| 彼得大帝的黑奴····· | (132) |
| 书信小说····· | (174) |
| 亡人伊凡·彼得洛维奇·别尔金小说集····· | (191) |
| 出版人小引····· | (192) |
| 射击····· | (196) |
| 暴风雪····· | (210) |
| 棺材老板····· | (225) |
| 驿站长····· | (234) |
| 村姑小姐····· | (248) |
| 戈琉辛诺村源流考····· | (271) |
| 罗斯拉夫列夫····· | (290) |
| 杜布罗夫斯基····· | (303) |
| 黑桃皇后····· | (399) |
| 基尔沙里····· | (432) |
| 埃及之夜····· | (440) |

第一章

上尉的女儿

上尉的女儿

爱惜衣裳要早，

爱护名誉赶小。

谚语

今昔异矣

（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，包含大量无法辨识的文字）

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

入了近卫军，明日当上尉。

不要那样，让他当兵去打仗。

俗话说得好：叫他先吃吃苦头再看……

.....

可他的父亲是谁呢？

克尼什宁

我父亲安德列·彼得洛维奇·格里尼约夫年轻时曾在米尼赫伯爵麾下服役，当过中尉，于17××年退伍。从那以后他便在辛比尔斯克住进自己的田庄来，与本地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娅·华西里耶夫娜·Ю结婚。我们兄弟姐妹共有九个。他们很小便死了。

当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，便趁早登记谢苗诺夫团当上了一名中士。这件事多亏我家亲属、近卫军少校B公爵的照料，如果我妈妈万一不幸生下一个女孩，那么，我爸爸就理应宣布那个尚未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了，这件事也就告吹。在我求学结业之前，我便算个请长假的军人。那时我们的求学方式，与现在可不一样，五岁时，我被交给马夫沙威里奇，因为他不喝酒，故而开恩让他当我的管教人。在他的监督下，我十二岁就学会了认识俄罗斯文字，而且相狗很在行。这时爸爸给我聘请了一位法国老师，波普勒先生。那人是跟够吃一年的橄榄油和葡萄酒一道从莫斯科订购来的。他来

了，沙威里奇很不悦意。“谢天谢地！”沙威里奇自言自语埋怨，“看起来，这孩子已经会洗脸、梳头、吃饭了。为什么乱花钱请个外国佬，当自己人不顶用了！”

波普勒在他本国是个理发师，后来到普鲁士当兵，再往后便来到俄国当教师，至于“老师”一词的含义他都不太明确。他是个好小子，只是过分轻浮放荡。对女性的爱慕之情太切是他的主要毛病。他需要发泄满腔柔情，因而不时挨揍，挨了揍便整天整夜唉声叹气。此外，照他的说法，他并非酒瓶子的仇人，而照俄国人的说法，就是爱喝几盅儿。不过，眼看得我家平日只有午餐才有葡萄酒，而且仅有一杯，再加仆人筛酒有时竟忘了这位先生，所以，我的波普勒对俄国药酒上了瘾，甚而仅是觉得其味无穷，比他本国的葡萄酒还得劲，私下以为真能清脾健胃。就这样，我跟先生很快融洽相处了。虽然，他应该按合同规定教我法文、德文以及各门科学，但他却以为趁早胡扯几句俄国话是上策，这之后，我跟他便各干各的去了。我俩真是如鱼得水。别的再好的老师我也不需要了。但是，不久我们就被命运拆散，其原因于下：

一天，洗衣女仆巴拉希卡、一个胖乎乎的麻脸姑娘伙同挤奶女仆、独眼龙阿库尔卡不知为什么在我母亲面前一齐脆倒，自责意志薄弱之罪，痛哭流涕，控诉那个先生，因为他利用姑娘们年幼无知进而诱奸了她们。我母亲一听，那还了得！她便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干事，向来痛快。他当即派人把那个法国流氓叫来。仆人报告，先生正在给我上课。父亲便冲进我的房间。这时波普勒先生睡在床上，正神游于梦中。而我正起劲地干我的事情。我得说明一下，前此为我从

莫斯科购了一幅大地图。它挂在墙上毫无用处，它又长又宽，纸质又特别好，我早就看中了。我决定用它来做一只风筝，此刻趁先生睡着了，我便动手干起来。我正在给好望角粘上一条树皮尾巴。父亲目睹我做的地理功课，便伸手揪住我的耳朵，然后就冲到波普勒跟前，很不高兴地叫醒了，接着放连珠炮似的对他大骂一顿。波普勒慌了神，想站起来，但做不到了，因为不幸的法国佬已经烂醉，浑身瘫了。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父亲一把揪住他的领子，把他从床上拖起来，推出门外，当天便把他赶出大门完事。这一下可使沙威里奇开心死了。当然我的教育就此宣告完毕。

我便成了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少年，玩玩跳背游戏，赶赶鸽子，成天厮混在仆役的孩子堆里。不知不觉过了十六岁。这时我的命运改变了。

秋季，有一天，我妈妈在客厅里熬蜜饯，我在一旁吞口水，舔舌头，盯住锅里沸腾的泡沫。父亲在窗前读他的《圣朝年鉴》，那是他每年都订阅的。这部书对他一生产生巨大影响。他百读不厌，每回捧读，必定感慨万端，每回捧读，也必定弄得他大发脾气。母亲摸透了他的性情和嗜好，总是把那部倒霉的书想方设法藏起来，使他尽可能找不着，因此《圣朝年鉴》有时竟整整几个月不能在父亲眼前露面。不过，他一旦发现这本书，那么，他一坐就是几个钟头，不肯放手。这一天，正好父亲又在读《圣朝年鉴》，他不时耸耸肩膀，细声嘟哝：“他居然当上了陆军中将！……从前在我们连里，他还只不过是个中士哩！……得了两枚俄国勋章！……不久以前我们还……”终于他把年鉴往沙发上一扔，便坐着出神了，那不是个好苗头。

猛然他转过头对母亲说：“阿芙多吉娅·华西里耶夫娜！彼得鲁沙今年十几岁了？”

“已经进十七岁了，”母亲回答，“彼得出世的那年，娜斯塔霞·格拉西莫夫娜姑妈一只眼睛看不见了，那年还有……”

“得了！”父亲没等他说完话，“该是送他去当差的时候了！他钻丫头房、掏鸽子窝也混得差不多了。”

一想到就要跟我分离，我母亲吃了一惊，竟把勺子失手掉在锅里，一滴滴泪珠儿顺着她的脸往下淌。跟她截然相反，我真高兴得难以形容。一想到服军役，在我脑子里便与自由混在一起，那就是彼得堡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设想自己当上了近卫军军官，我以为，那是人世间幸福的顶峰了。

父亲从来不喜欢变更他的打算，办事向来雷厉风行。我出门的日子便定了。出门前一天，父亲说，他要写封信让我带给我将来的长官，他要了笔和纸。

“安德列·彼得洛维奇！”母亲说，“别忘了代我向B公爵问好；你就说，我管彼得鲁沙。”

“瞎扯蛋！”父亲皱着眉头回答，“我为何写信给B公爵？”

“你刚才还说，要写信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吗？”

“哦！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彼得鲁沙的长官就是B公爵，彼得鲁沙登记进了谢苗诺夫团嘛！”

“登记了！登记了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。在彼得堡入伍，他什么也学不到。只会胡乱花钱学做浪荡鬼！那可不行！得让他到队伍里去，做做苦工，

闻闻火药味，当个列兵，别吊儿郎当了。登记入近卫军有什么用心！他的身份证在哪里？去找来！”

母亲找出了我的身份证，那是跟我受洗时的汗衫一同放在她箱子里的，她用发抖的手拿着那东西交给了父亲。父亲仔细看了一遍，把身份证摆在桌上，便动手写信。

情况不明使我苦恼：不去彼得堡，那又把我遣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的眼睛注意着父亲的笔尖，可是它移动得太慢了。后来他终于写完了，把身份证和信一同装进信封里封好，摘掉眼镜，把我叫过去，说：“你把这封信交给安德列·卡尔洛维奇·P，他是我的老同事和好朋友。你到奥伦堡去服役，他就是你的上司。”

这一来，我的一切光辉的希望都破灭了！彼得堡美好的生活没有份了，等着我的将是荒凉的边远地区的烦闷无聊的生活。服军役，一分钟前想到它还带着满腔热忱，这时在我看来简直是活受罪。但是，去争也没用。第二天早上，台阶前一辆暖篷雪橇开到了；放进了皮箱、内装茶具的食品盒、一包包馅饼和糖糕，那是最后一点家庭的溺爱。父母亲给我祝福。父亲对我说：“别了！彼得！向他宣过誓的那个人，你要忠于职责。长官的话要听，别讨好长官。不要兜揽差事，也别推卸工作。要记得一句老话：爱惜衣裳趁早，爱护名节从小。”母亲老泪纵横，叮嘱我多多保重身体，又再三嘱咐沙威里奇，要他好好照顾这孩子。他们给我穿上兔皮袄子，外罩狐皮大衣。我坐上雪橇，便跟沙威里奇一同上路了，我泪如泉涌。

我们在一天夜里赶到了辛比尔斯克，要在这儿停留一昼夜，以便购买一些必需品，这是事先交代沙威里奇去办

的。我留在旅社里。沙威里奇一大早就去跑商店。望着窗外肮脏的小胡同，我心里闷得慌，便去旅社各个房间里溜达溜达。走进弹子房，我碰见一位约莫三十五岁的高个子先生，蓄有两撇黑黑的唇须，身穿宽袍，手里拿一根台球杆，嘴里叼着一枝烟斗。他正跟台球记分人在玩球。如果记分人赢了，就喝一杯烧酒；如果输了呢，他就应当四脚爬着钻过球台。我看他们玩。他们玩得越久，四脚爬的洋相就出得越多，一直到记分人瘫在球台下面爬不动了才算罢休。那位先生居高临下吐出几句下葬时念的咒语，好厉害的一个人！然后他建议我跟他赌几局。我托说不会，这大概使他感到奇怪。他不以为然地将我上下打量，不过我们还是交谈起来。我得知他名叫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佐林，是骠骑兵团的上尉，是出差辛比尔斯克来征兵的，也在这家旅社里住。佐林约我共进午餐，有什么吃什么，照大兵的吃法。我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我们坐在餐桌旁。佐林喝了很多，也给我敬酒。他开导说，军人作风应该学会，他还把许多军内奇闻轶事告诉我，逗得我笑痛肚皮。等到吃完饭，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了。他当即主动提出教我玩台球。

对于咱们军人兄弟“这玩意儿，是少不得的呀！”他说，“比方说，行军途中，你到了个小的地方——请问干什么呢？要知道，老是揍犹太鬼可不是好办法呀！没有办法，你就走进旅社，玩玩台球得了；要玩，那先得学会才行呀！”

他彻底说服了我，于是专心致志地学将起来。佐林大声夸奖我，对我迅速的进步惊叹不止。练了几个回合之后，他便建议跟我赌钱玩，每回赌一个铜板，目的不在输赢，倒是别搞空空赌，听他的口气，那是最没出息的坏习气。要赌钱，

我也同意。佐林便吩咐拿果露酒来，劝我也不妨试几口，一再开导说，要学会军人作风；而缺了果露酒，军人作风值个大！我相信了他的话。这时，我们继续赌下去。我端起缸子一口一口地品尝，因为胆子越来越大，酒越喝越多。我打的球不时飞出球台。我有些冒火，责骂记分人，天知道他是怎么记的。我下的赌注越来越大，一句话，我干起来真像个野孩子挣脱了管束。不知不觉地时间过去了。佐林看了一下表，便放下台球杆，对我说，你输了一百卢布。这让我有点儿尴尬。我的钱都在沙威里奇身上了。我请他原谅。佐林打断我的话，说道：

“别着急！请你放心好了。我可以等，让咱们这会儿去找阿琳鲁希卡去吧！”

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这一天晚上，也跟早上一样，我在放浪形骸之外，糊涂度过了。我们在阿琳鲁希卡姑娘家吃晚饭。佐林不断给我筛酒，又再三开导我，说应当学会军人作风。吃完饭起身，我差点站不稳了。半夜里佐林送我回旅社。

沙威里奇在台阶上迎接我们，看到了我认真学习军人作风的显著成果之后，他长叹一声。“你怎么搞的，少爷？”他可怜巴巴地说，“你在哪里灌了黄汤？老天爷！真造孽，出娘胎还是第一回呀！”

“住口！老东西！”我舌头打滑，讷讷地说，“看起来，你自己喝醉了嘛，快睡觉去；……伺候我躺下。”

第二天一醒来，我感到头痛，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。只是有些模糊模糊。沙威里奇端杯茶进来，把我的思路打断了。

“太早啦！彼得·安德列伊奇！”他对我说，摇摇头，

“你放荡得太早啦！瞧瞧你象谁？你爸爸、你爷爷都不是酒鬼。你妈更甭提了：一辈子，除了克瓦斯，别的什么也没喝过。你这么搞，谁也不能怪？只怪那个挨千刀的法国佬。他时常溜到安吉别芙娜身边说：‘马丹！热马不理，伏特卡。’这回就给你个‘热乌不理’！不用说，这便是他教的好事！这兔崽子！本不该请个邪教徒当老师，好象老爷府上自己人没有用似的。”

我感到惭愧。转过身子我对他说：“去吧，沙威里奇！我不要茶。”

但是，一旦沙威里奇开说教，那你就别想把他制止。“你看，彼得·安德列伊奇！你这么放荡有什么好结果！头痛头晕，倒了胃口。喝酒上瘾，那人就什么也干不成了……你就喝点加蜜糖的酸王瓜水解解酒吧！最好喝半杯药酒。要不要？”这时，一个小孩走进房，把一张佐林写的条子交给我。我打开，看到如下几句话：

亲爱的彼得·安德列伊奇！昨日输给我的一百卢布请交给我的小厮带给我。我很急需钱。

永远为你效劳的

伊凡·佐林

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假装满不在乎，转过脸望着沙威里奇这位我的钱财、衣物、各项事务的总管，命令他一百卢布付给这小厮。

“什么？”沙威里奇大吃一惊地问道。

“我欠了他的钱。”我回答，尽可能冷淡地说。

“欠了钱？”沙威里奇顶嘴，越来越不放心了，“可是，什么时候，少爷，你向他借过钱？事情可有点不对头了。少爷！反正我不给钱，随你怎么办，”

我想了想，在这节骨眼上，倘若我不把这犟脾气的老头制服，要想以后摆脱他的约束那就困难了。我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是你的主人，你是我的奴才。钱是我的。我输了钱，因为我情愿输。我还是劝你别自作聪明了，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！”

听了我的话，沙威里奇大吃一惊，他两手一拍，愣在那儿。

“你还发什么愣？”我气愤地叫起来。

沙威里奇哭了。

“我的小少爷彼得·安德列伊奇！”他嗓音发颤，喃喃地说，“你别把我折磨死了。我的好人！还能听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吗？赶快写封信给那个强盗，说你是跟他闹着玩的，你从来就没那么多的钱。一百卢布！天老爷，莫造孽！你告诉他，你爸爸妈妈坚决禁止赌博。除非用核桃下注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我狠狠打断他的话，“拿钱来，否则，看我掐你脖子把你轰出去！”

沙威里奇看了我一眼，伤心透了，只好办理我的欠款去了。我私下这位老人觉得可怜。但我要摆脱束缚，不得不拿出架势给他瞧瞧，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付钱给了佐林。沙威里奇赶紧让我离开这个倒霉的旅店。他通知我说，已经准备好马匹。我良心不安，心下默默地忏悔，离开了辛比尔斯克，没有向我那位恩师道别，也没有去想今后还会碰到他。

第二章 向导

异乡呀！遥远的异乡，
我是否认得这地方！
不是我自己要来闯荡，
也不是我的好马要驮我来游玩，
召引我这年轻的好汉，
来到这异地他乡，
是满腔的热血，是浑身的胆量，
是痛饮贪欢的热衷肠。

古老的民歌

一路我旅途的心境不怎么愉快。我输掉的钱，按当时价值计算，是个不小的数目。我私下不得不承认，在辛比尔斯克旅社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，觉得对不起沙威里奇。这一切使我很难过。老头儿闷闷不乐地坐在赶车台上，不吭声，只是用背冲着我，只时不时干咳几声。我很想跟他讲和，可又不知从哪儿启齿。后来我对他说：“喂！喂！沙威里奇，算了，咱们来和好吧！我错了，我承认，我错了。昨天我胡闹，把你欺侮了。我保证以后学聪明点，保证听你的话。好了，别生气了好吗？咱们就算和了吧！”

“唉！我的小少爷彼得·安德列伊奇！”他深深叹了口气，回答道，“生气？我生我自己的气，一切都怪我。我不

应该让你一个人留在旅店里！咋办？真是罪过，是我一时糊涂：居然想顺路去看看教堂执事的老婆，见见我这位教亲。哪里知道，去看教亲，结果闯祸了。岂止闯祸！……我没有脸去见老爷太太呢！他们要是知道了儿子又喝酒又赌钱，会怎么说呢？”

为了安抚可怜的沙威里奇，我对他发誓，保证以后不经过他的同意就不花一分钱。他渐渐放心了，虽然间或还是摇摇头，一个人自言自语：“来得不容易呀！一百卢布！”

快到我的目的地了。放眼一望，四周都是广袤无垠的、荒凉的草原，其间不时碰到山丘和沟壑。积雪覆盖大地。太阳落山了。暖篷雪橇在一条小道上滑行，更准确地说，那不是路，而是农民的雪橇留下的一条辙迹。陡然，车夫注视天边，又摘下帽子，转过脸对我说：

“少爷！要不转头往回赶吧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天气靠不住，起了点风。看！刮起了泡雪。”

“那也没什么可怕的啊？”

“你看看那边是什么？”（车夫鞭子指指东方）

除了这白茫茫的原野和晴朗的天空，我什么也看不见”

“看！天边有一朵云。”

我真的看到天尽头有一朵小小的白云，猛一看，还以为是个小山包。车夫解释说，便是那朵云暴风雪的先兆。

本地的暴风雪，我听说过。知道它可以埋掉一马车。沙威里奇赞成车夫的意见，也说不如赶快转回程。但是，我觉得风还不大。我指望趁早赶到下一站，于是吩咐赶快走。

车夫加紧赶马，只是他老是遥望东方。马儿跑得挺欢。

这时风渐渐增大。那朵小云变成了一堆白色的云层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浓，渐渐布满苍穹。下小雪了，突然间，鹅毛大雪飞飞扬扬。狂风呼呼，暴风雪来了。一刹那，黑暗的天宇跟纷飞的大雪搅成一团，乾坤一混沌，别的一切全都消失了……

“哎呀，少爷！”车夫叫道，“糟糕：暴风雪来了！”

从车篷里我往外一看：一片漆黑。只听得风声呼啸。狂风怒号，气势汹汹，就像变成了有灵性的活物。我和沙威里奇落满一身的雪。马匹一步挨一步地走，很快就站住不动了。

“为什么不走了？”我性急地问车夫。

“叫我怎么走？”他回答，跳下赶车台，“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路没了，周围一片黑。”

我骂他。沙威里奇为他辩解。“你不听劝告嘛！”他气冲冲地说，“要是掉转头回到客店里去那该多好，喝杯茶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风暴也息了，再从从容容上路。现在急有什么用？又不是急着去吃喜酒？”沙威里奇倒是的，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。那雪下得正紧，眼看雪橇四周成了堆。马儿站着，马头垂着，时时冷得打哆嗦。车夫在马匹周围走动，因为没事可干只能整整马具。沙威里奇在发牢骚。我遥望四方，希望搜寻到房舍或道路，哪怕一丝迹象也罢。但是，只见漫天风雪，别的什么也分辨不出了……突然，我发现了一个黑点。

“喂，车夫！”我叫起来，“你看！那边有个黑点，是什么？”

车夫聚精会神地望了望。“我才不知道哩！少爷！”他说，

坐上了他的位子，“车不象车，树不象树，看样子，还在动哩！如果不是狼，那就是人。”

我叫他把雪橇朝那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玩意赶过去，那东西也朝我们迎面移动过来。过了两分钟我们碰头了，却原来是一个人。

“喂，老乡！”车夫对他喊道，“能告诉我，路在哪儿吗？”

“路就在这儿，我站的这块地方就是硬实的路面。”过路人回答，“问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听我说，汉子！”我对他说，“你熟悉这一带吗？你带我找个住宿的地方好吗？”

“我熟悉这个地方，”过路人回答，“谢天谢地！这一带四面八方，咱家骑马走路都跑遍了。得！看这鬼天气，你们迷路了也不奇怪。最好就停在这儿等等，兴许暴风雪会停，天就晴了。到那会儿，看看天上的星星，咱们也能赶路。”

他神色镇定，这使我胆壮。我决定听天由命，不妨就在这草原上住一宿。这时，那过路人突然一下子跳上驾车台，对车夫说：“好了！上帝保佑！村子就在附近。往右拐，走吧！”

“为什么往右拐？”车夫不以为然地问，“你看见路了吗？马是人家的，套包不是自己的，拼命赶吧！就这么回事。”

我觉得车夫有道理。我说：“真的，为什么你以为村子就在附近呢？”

“因为风正从那边刮过来，”过路人回答，“我闻到了烟味，这就是说，村子就在附近。”

他嗅觉的机灵和敏锐的确使我吃惊。我叫车夫赶过去。马匹在深深的积雪里艰难拔腿前行。雪橇缓慢移动，一会儿